

# 十年不曾背古文

琴台 潘國森

上回談到四十多年前課堂之上，黎恭棟老師略談「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分家的潛在弊病，現時香港國文教育的沉痾，倒是遠比當年我們的推想嚴重得太多了！我們聖類斯中學當年是專攻理科的英文中學，不開中國文學科，黎公只教中國語文科，面對一班重理輕文的大男孩，未免大材小用。先前與多年老同學閒談，胡博士稱讚黎公教得好，原來還有知音。筆者不知算不算是黎公的唯一傳人，若不是，亦當為少數「及門弟子」了。

當然，實情是黎公只會指點筆者看一兩部入門書，今天還能讀點古文，都是由黎公吩咐讀《古文評註》開始。至於吟詩作對，則沒有乘早背好黎公吩咐先讀好的《笠翁對韻》，老年才會吟詩作對。有一回，黎公教元曲，憶及他老人家上大學時，教授給了寫散曲的作業，他們同學覺得要用當時北音寫作難度很大，便與教授「談判」，是否可以填一闋詞充數。原來幾十年前，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原來是要寫詩填詞的。今天大學教師，則泰半不堪問問。

近年經常引述當代教育家、語言學家、散文家季羨林大師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孩的要求，就是起碼要背五十篇古文、二百首詩。這個當然只是最低入門標準。過去香港中學會考的中國語文科都按傳統要考二三十篇範文，要合格基本先得背古文。

二零零六年起，可能因應某高官

討厭背書的態度影響，會考中國語文科就不考範文，經過十年所有中學生都不用背古文的「浩劫」，方才撥亂反正。說到底公開考試不考，中文科老師很難要求學生背古文，普遍平庸的學生也沒有背書的動機。

此後十年中學畢業的年輕朋友，可以一篇古文也不背就考上大學的中文系，然後幾年後去當國文教員。只要刻意迴避，大學本科也是不背古文就可以去戴四方帽領學士文憑。四十多年前黎公的憂慮，也只是沒有讀熟背通幾多古文就大學畢業。現在是一篇不背也可以。

古文教育其實不單是語文教育，讀古文、背古文還有其他功能！上世紀九十年代，筆者擔任短期代課教員，有一回同事談到學生的品德操行問題，我便笑說德育這一攤，應當責成國文老師負責！當時同事只稍抗議而未問因由，便沒有解釋。其實中國語文科從來都肩負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重擔。我們讀古文可以多接觸先哲聖賢的德行嘉言。所以，過去基礎教育從來不用獨立另設德育科。

二零一四年香港發生了非法「佔中」事件，許多年輕積極參與破壞公共安寧的中學教員和冒充「學生領袖」的大學生正正是這沒有背古文的一代人。然後，筆者才後知後覺看到更嚴重的後遺症！不背古文的一代，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洗腦，深信自己不是中國人！原來香港基礎教育的「去中國化」，跟「台獨」的一套，還有並駕齊驅的勢態！

# 莘莘學子開學了

思旋 天地 思旋

炎炎夏日，漫漫長假，轉眼就過去了。內地及香港成千上萬莘莘學子結束暑假開學了。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不同階段的學子，開學心情都會有所不同。有開心的，也有憂鬱的，學生們不同的感受，可能與他們家庭背景有關。有句俗話「陪太子讀書」雖然似乎有點誇張，但實際上也有雷同的。父母家長在開學時，有些和孩子一樣感到壓力。

當今社會複雜多變，對於孩子們有時確實受到不必要的虐待。甚至有女孩子被性虐待的經歷，因此，作為老師及家長都要時刻關心孩子們的情緒變化。當然，老師和家長未必有心理專業訓練的經驗，因此在此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很多輿論及有關人士會急切地要求當局，能多放資源在學校，特別是多派社工駐校，以便給予學生照顧，配合家長的運作。據所知，林鄭月娥特首很關心青年人教育，準備在每一間小學派駐社工，但我認為派駐社工應由幼稚園開始。據近年在校發生的不幸事故中，其實在幼稚園校園中也有發生過。如果在幼兒園及小學都有社工駐校，不幸事故或能避免。

國家主席習近平愛民如子，尤

對娃娃開始。最近習主席對孩子們的近視低齡化十分關注，習主席指：「要呵護好孩子的眼睛」。我國學生近視呈現高發、低齡化趨勢，嚴重影響孩子身心健康，這是一個關係國家民族未來的大問題，必須重視不能任其發展。

主席此話一出，立即引起各有關部門領導重視。最近且引起滬、深、港股市的大波動，事關內地主動提示青少年近視風險，隨即限制使用電子產品。內地有關當局加強限制網遊，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的實施方案，展開諮詢。在上周五，新聞出版署已實施對網遊股的總量調控，限制未成年人的遊戲時間等措施，目的是對青少年及兒童眼睛保護。原意是好的，不過實行起來難免有誤差，而對科網股而言，簡直是大災難。

回頭再談升級的學生，轉到另一間新的學校，接觸新同學、新老師、新環境，難免情緒起變化，肯定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作為學校老師，應多關心同學，多多與他們溝通，令孩子在新的環境裡得到溫暖快樂。若然安排每校都有多個社工負責策劃心理輔導的課程，這是最好不過的了。

新學期，新開始。祝各位莘莘學子，學業進步！開心快樂！

# 家居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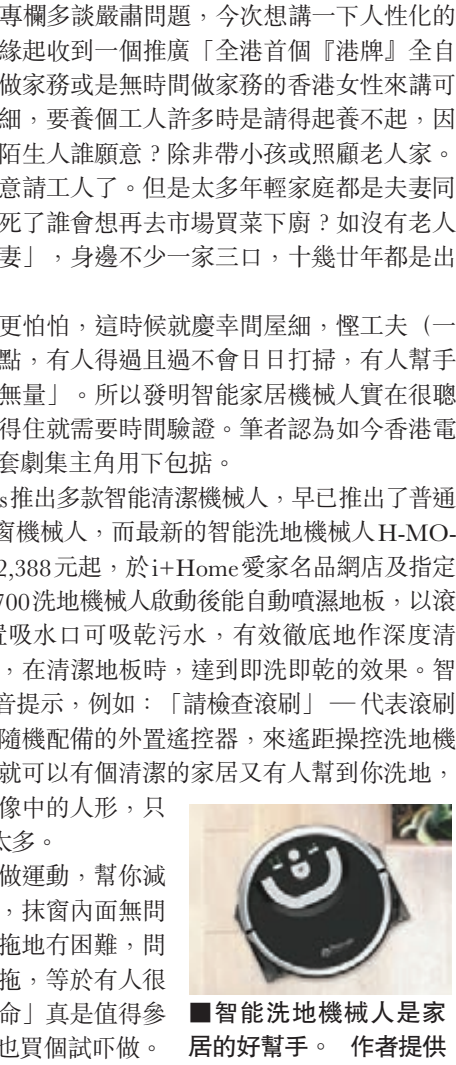
七嘴八舌 小臻

一向在這個專欄多談嚴肅問題，今次想講一下人性化的生活上問題，緣起收到一個推廣「全港首個『港牌』全自動洗地機人」，對一些不愛做家務或是無時間做家務的香港女性來講可是個喜訊。香港人住家愈來愈細，要養個工人許多時是請得起養不起，因為這麼小的居住空間還要住個陌生人誰願意？除非帶小孩或照顧老人家。如果純為家務問題是沒有人願意請工人了。但是太多年輕家庭都是夫妻同為打工一族，放工迫車回家累死了誰會想再去市場買菜下廚？如沒有老人家幫手的基本上都是「無飯夫妻」，身邊不少一家三口，十幾廿年都是出街食飯的。

煮飯已經不願，做家務也就更怕怕，這時候就慶幸問屋細，慳工夫（一笑）。處理家務問題有人請鐘點，有人得過且過不會日日打掃，有人幫手吸塵、抹窗、洗地真是「功德無量」。所以發明智能家居機械人實在很聰明，只要市民相信機械人靠得住就需要時間驗證。筆者認為如今香港電視台可以有植入式廣告了，找套劇集主角用下包圍。

看資料顯示Prologic Robotics推出多款智能清潔機械人，早已推出了普通吸塵機械人及V-MOTION抹窗機械人，而最新的智能洗地機人H-MOTION 700 (H700)，售價為2,388元起，於iHome愛家名品網店及指定零售商均有售。H-MOTION 700洗地機人啟動後能自動噴灑地板，以滾輪拖布清除地面污漬，其內置吸水口可吸乾污水，有效徹底地作深度清潔。再搭配刮條刮淨地面水痕，在清潔地板時，達到即洗即乾的效果。智能洗地機人同時內置英文語音提示，例如：「請檢查滾刷」——代表滾刷有可能被堵塞。用家更可透過隨機配備的外置遙控器，來遙距操控洗地機人。你「翹起腳，坐定定」就可以有個清潔的家居又有人幫到你洗地，幾爽。這個洗地機人沒有想像中的人形，只是圓圓轉轉的飛碟，不會佔地太多。

本來人手持掃家居都可以當做運動，幫你減肥都沒問題，但抹窗就很難搞，抹窗內面無問題，窗外面真是很難抹，洗地拖地有困難，問題是見到污濁水不想用手拈地拖，等於有人很怕洗碗一樣。這樣的「家居革命」真是值得參加，等了解認識多點後，打算也買個試吓做。



智能洗地機人是家居的好幫手。 作者提供

# 香港住屋的環保謬論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童年時家貧，但每年父母都會安排一次家庭大旅行，乘火車到郊區如沙田紅梅谷等地遊玩。猶記得我們六兄弟姊妹在山溪游泳時，仰望望夫山的歡樂情景。滄海桑田，沙田建成新市鎮後，今天已成為七十多萬人安居之地，也是全港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但我們及下一代並沒有因為一個又一個全新市鎮落成而減少享受郊野之樂，香港的野外仍有極多，而且相對居住用地是過多了。

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我們堅持以「環保」之名反對在郊區建屋，沒了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元朗、粉嶺、上水、天水圍、馬鞍山、將軍澳、東涌這些在不同年代發展的新市鎮，目前容納的四百萬人會如何過活，香港肯定成了個被樹木包圍的鬼域！

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目前最痛苦的問題是住屋，住宅用地少，樓價高得難以負擔，導致不少人產生反社會心態。

施永青先生就多次指出香港現時「綠地」保留得太多，住宅用地劃撥太少，要增加住宅用地供應，無可避免須動用部分「綠地」。他說：「現時住宅用地只佔香港總面積的7%，林地、灌叢、草地、農地合起來有70.4%，比供人住的土地多10倍。」他強調「人類社會沒有理由只考慮植物的生長權，而不考慮人自己的住屋權」。他主張重劃郊野公園的界線，以解決香港住屋問題。十分同意施先生的論點。

大部分人要窮半生的努力去換取一片瓦遮頭；在劊房裡活得沒有尊嚴；下一代看不到希望……代價是為了那一小撮人提出的保護郊野環境，讓下一代有更好的未來……是不是太荒唐的現象？所謂環保分子們，請問我們的「綠地」與住宅用地比例是什麼法則要訂得這麼高？地球上哪個地方要強迫市民作出這麼大犧牲去保護草木？上述新市鎮落成之後，我們的下一代環保住到了剝削嗎？希望政府為市民住屋，不要再屈服於環保謬論了！

# 地方文學《運河》

百家廊 若荷

安徽來安的那次研討會，讓我加深了對曹主編的認識，回來後應約再次給雜誌投稿。這次投寄的電子郵箱是他的個人郵箱，不想這一投寄便反饋回來一個驚喜。原來《運河》雜誌的主編不是別人，竟是多年來一直在文學路上曾經互相切磋，給予鼓勵的「運河雄風」大哥。這真是一個小小的奇遇！

這樣的奇遇不多，但這樣的「奇遇」卻也證明了我與外界聯繫得太少。由於性格內向的原因，缺少對他人的關注，這使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竟然不知「他們」其實就是一個人。而我常年使用的郵箱暴露了他。以前曾經傳送稿件的個人電子郵箱上，備註的名字是「運河雄風」。而他，對我應該是熟悉的，一直都在關注着我，我卻渾然不知，這就是文學的魅力，這也是作家的默契。這讓我想起一句當下時髦的話：真正使人勞累的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無效的社交。不僅我對社交缺乏熱情，網絡中，微信上，「運河雄風」向來也很低調，在人人都在求關係、求人脈、求渠道的時候，他在潛心寫作，默默打理着《運河》，以自籌資金的方式，為宣傳地方文化、為文學愛好者展示文采提供了一個純文學平台。

《運河》雜誌是在區作家協會秘書處的積極籌備下，經蕪湖市新聞出版局批准，2009年1月1日起創刊的純文學季刊，至今已有了十年了。十年來，他們積極響應區委、區政府建設「江北水鄉，運河古城」的號召，按照「建設一個平台，打造一個品牌，弘揚運河文化」的辦刊思路，堅持面向文學新人，以作品說話，不厚此薄彼，徵得大量高質量的稿件，從封面裝幀到印刷質量，一直走在優秀內刊的前列。十年礪劍，十年也能造就一個個有靈氣的作家。就像一株高大的楓樹，不僅吸引來了賀敬之、賀茂之等著名作家奉獻的美文，雜誌封面上的《運河》兩字就是賀敬之老人題寫的，賀茂之將軍還自願做《運河》雜誌的顧問。十年來，累計收到全國各地來稿500多萬件，選編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6,500多篇（首），編輯出版雜誌42期，計85,000冊，其中部分作品還被主流報刊或選刊轉載。

截至目前，《運河》雜誌已發往各地作

者、全國二十多個省、市作協進行交流數千份。先後開闢了「文學雙星——賀敬之與柯巖」、「東方鶴韻」、「走進崇高」、「小說天地」、「散文隨筆」、「詩情畫意」、「人物專訪」、「文學評論」、「校園風景線」等欄目。2009年《運河》雜誌創辦後的第3期，就發表了我的《風居住的天堂》一文，這篇散文是我為紀念2008年汶川地震一周年而寫的，追思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寶貴的生命。和許多的中國百姓一樣，一年前地震帶給我們的悲傷還沒有散去，寫這篇散文的時候，我幾次流着淚哭出聲。這篇散文發表後，在我書房堆積如山的報刊中，我獨把這本刊着我的散文的雜誌放在床頭。隨後，《運河》雜誌又發表了我的《半卷書香》、《安詳的藍目菊》等作品，從此我記住了這個被世界人民讚譽的古老河流的名字——運河，記住了這本被台兒莊作家協會以「運河」來命名的雜誌。對他們來說它既是一份雜誌，又是一份對家鄉建設的驕傲與自信，它的存在有其深遠的意義。

2013年9月25日從安徽來安歸來途中，曹詔亮主編特意邀請我和李存修先生去台兒莊參加《時代文學》下半月刊的筆會。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煙波浩淼的運河，看到了散發着古色古香的台兒莊古城。它們是這樣帶着清秀的面龐和古老的文化神韻走進我的視野，走進我無數次的慨歎與感動中。頑強的台兒莊古城，在艱難重生之後變得更加秀美；古老的運河，它已成為古城身邊的一道不可缺少的景致。如果說大運河漕運的興起帶來了南北、中西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台兒莊古城多元建築風格、宗教文化和民俗風情，那麼在廢墟中重建的台兒莊古城，則再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化的精髓和脈絡。

因為親臨雄風浩蕩的運河，有着當代徐震客之稱的李存修先生此後兩年徒步運河對此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二十多萬字的《行走大運河》這部宏篇大書，2016年冬在世界地質公園岱崗地貌所在地坡里鎮舉辦《行走大運河》首發暨岱崗地貌發現十周年研討會時，我們再次回想往事，慨嘆時間過得真快，一晃三年。一晃三年，還想去踏踏腳去那片古老的石磚，還想再迎着運河的雄風去

追溯千年，還想站在運河濕地公園望一望看不到盡頭的田田的荷花荷花：走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讓靚紅的荷花染紅你的目光你的臉龐，輕輕抬一抬手，折幾枚飽滿熟透的蓮蓬。仰起頭，望長空如碧，白鷺在藍天中振翅飛行。想，摘一朵草花別在髮髻，在風起的日子，讓每一個眼神漾出幸福的模樣……

還想，捧一束潔白的菊花，莊嚴肅穆地走向台兒莊戰役紀念館，聽一聽銀幕上一遍遍如泣如訴的解說，看一看那炮火連天的模擬戰場，在鋼刀刺穿炮炸飛的身軀旁默哀而立，任心懷顫動不止，任熱血奔湧不休，讓每一次的顫動和奔湧，都在心底掀起難以平復的怒火悲濤。繁華正茂的台兒莊古城，至今仍保留着幾座滿目瘡痍的老屋，曾經作為31師186團指揮部的清真寺，每面外牆的磚塊上都有子彈射擊留下的彈孔，最密集處每0.5平方米彈孔達三十多個。在和平的日子裡，不忘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不忘那些在戰火中永生的勇士，牢記戰爭的殘酷，才能知道和平的可貴，加倍珍惜現在的美好時光。

台兒莊原本就是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秀美古城，據清《嶧縣志》記載：「台兒莊跨漕渠，當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饒給，村鎮之大，甲於一邑，號為天下第一莊。」它形成於漢，發展於元，繁榮於明清，直至現在，運河兩岸稻米豐收，商業繁榮。這樣一個「歌聲十里，夜不罷市」的地方，在倭寇的侵略下屢遭鐵蹄的蹂躪與踐踏，曾經的殘酷戰爭，殺戮與死亡，大運河無疑是它最好的見證者。抗戰時期，除了台兒莊抗日戰場，還有淞滬會戰，上高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桂南會戰，長沙會戰，緬北滇西戰役，湘西會戰，無數中華兒女前仆後繼，英勇頑強地打擊日本侵略者。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當牢記這一段歷史。經過了無數次血與火的洗禮，它也讓我們每一個人記住了，在山東，有一個英雄的地方是台兒莊；在中國，有一條美麗的河流是大運河！

# 從電競奪金想到的

網人 網事 理美美

在不久前的印尼亞運會上，中國隊的金牌數冠絕亞洲固然可喜，但其中最令人驚艷的，卻是日前中國隊戰勝對手，勇奪亞運會歷史上首次設置的電競項目冠軍。

儘管這個項目在這次亞運會上還僅僅屬於表演賽事。但是，在今年5月14日，亞奧理事會除宣佈包括《英雄聯盟》等6款遊戲入選今次印尼亞運會之外，還規定在4年後即2022年的杭州亞運會上，電競將成為正式比賽項目。

由此，不能不對「電競」刮目相看。是的，電競在過去幾乎可以和「不務正業」、「玩物喪志」等說法畫等號。由於它長期被很多人特別是家長們嚴重誤解，這次它在印尼亞運會上榮膺的首金，無異於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

遙想它的過去，最初自然與網吧脫不了干係。據資料記載，中國第一家網吧叫「威蓋特」，1996年5月誕生於上海。此後許多跟風而起的網吧，雖然愈來愈受到很多年輕人的歡迎，但這些網吧給社會上很多人的印象卻一直是髒亂差。及至2002年6月，4名未成年人在北京一家名曰藍極速的網吧和服務員發生糾紛後縱火，造成25人死亡、12人受傷後，經公安局調查發現，該網吧沒有任何經營許可執照，且網吧老闆違規提供包夜服務，將上網者鎖在網吧內造成多人無法逃生是傷亡慘重的主因。

可想而知，這次轟動全國的「藍

極速件」也必然使全國那些大大小小的「髒亂差」網吧一下子進入了「至暗時刻」。

但早在2009年，有一個叫黃鋒的年輕人就提出了一個「網咖」的概念並開端了一家「網咖網咖」。他要改變網吧在世人心中的髒亂差印象，他要着力為各種商務人士提供舒適又快速的上網環境。而做到這一點，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創辦網吧和咖啡廳的結合體。到了2015年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的網咖明確劃分為影音區、電競區等不同的功能……小理並非電競專家，但卻是一個數字愛好者。據資料記載，2014年的時候，中國電競行業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了226.3億元，2年後後的2016年已增至504.6億元了。近些年來，中國電競行業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

商機誘人。如今已有更多的網吧晉級為網咖，也當然有更多的網咖劃分出更多的「電競區域」並正在舉辦着各種各樣的電子競技賽事……在不久前於雅加達「奪金」的中國電競「里程碑」之後，相信我們在我們這塊「改開」而「極速」變化的熱土上，一定會有更多、更專業的「電競館」湧現。



亞運電競比賽中國奪冠。新華社

# 女雕塑家廖迎晰

昨日 陶然

那是二零一五年五月吧，我們去台北，李錫奇設宴歡迎，席間，有一位女士前來敬酒，與她相熟的劉登翰當即介紹，這是有名的女雕塑家——廖迎晰。我孤陋寡聞，尤其對雕塑界，更是沒有什麼認識。第二年再去，竟有機會去台中，也到了她的創作室走了一趟，看到她的許多雕塑作品，十分驚異於她外表看上去很女人，卻會有很男性的本事。在一般人的眼裡，雕塑是男人的工作，但廖迎晰竟然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劉登翰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她：「一個『很女人』的藝術家的『很男人』的創作。」大概可以概括廖迎晰的雕塑創作特色。

工作時的她，異常專注，這時，她大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用在雕塑上之概。難怪她的雕塑早已走出台灣，向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挺進。

畢業於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的廖迎晰，從小就喜歡美術，立志要當藝術家。但在研究所學的是西洋畫，雕塑完全沒有老師，是她自己在男人堆裡殺出一條路。她出道以來，獲獎無數，證明了她的成就獲得廣泛認同。她的成

功還表現在，如今的她，總是飛來飛去，聽說回到家一兩天，又要飛去外地，進行她的雕塑創作了。

別以為她總是披頭散髮地工作，更多的時候，她喜歡靜靜地，一個人喝一杯藍山咖啡。其實她也喜歡喝茶，但因為長期飲食不正常，染上胃病，不能喝茶；她又喜歡茶的味道，所以喜歡泡茶。她在家裡，工作室裡，也收藏着各種茶具，是她把它們當藝術品看待。當聞着茶香的時候，她是在思考她的雕塑走向？還是思考人生意義？不知道。或許她什麼也不想，只是靜靜地享受這片刻的安寧。

她說喜歡發呆，喜歡寧靜，那可能只是一個方面。只要看她騎着自行車，迎風在夾道的樹林間穿過的時候，便知道她動感的一面。看過她在自己雕塑作品前全神貫注的神情，也看過她在自己雕塑作品前又腰與人商討的刹那，我想有如此神態的人，除了天分之外，還必定有執着的精神，否則，很難解釋她會取得如斯的成就。

那回到台中，下了高鐵，因李錫奇有提攜之功，自謙是他的子弟兵的台中廖迎晰、林美

惠、江宇的汽車早已恭候。她們把李錫奇、古月和我們接到山上一家叫「一炊煙」的日式飯館，替秦嶺雪和我等人洗塵。廖迎晰以主人的姿態歡迎，令我們一個個陰晴不定的日子，格外感到濃濃的人情。在優雅的環境中，大家席地盤腿而坐，笑聲不絕於耳。突然，山雨嘩嘩而降，鋪天蓋地，雷電交加，望向窗外的水池，只見雨點密密擊在水上，濺起點點波紋。更遠處，是青山綠樹隱隱，只有室內熱烈依然如故。

那個時節，台中總是下雨。記得有一天，她陪我們去逛「歷史建築台中刑務所演武場」，剛看了一會，那雨便鋪天蓋地而來，我們趕緊躲入茶室，那裡有幽雅的設計、桌椅，迎晰她們泡了熱熱的茶，讓我們在寒氣中談笑，暖身。

最近一次見面，是迎晰從台中途經香港，奔赴廣州，也是忙她的雕塑作品。當晚，廖慶揚為她洗塵，秦嶺雪和我陪客。只見她只帶了小皮箱，看來，她已經慣於往南闖北了，簡單的行李，便足以走遍天下。從這個角度望去，她又的確充滿了「男子氣」了。